

# 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中国民族语言学术讨论会秘书处 编

1980 北京

## 音 标 说 明

- 1、元音上面加·代表元音上面加 $\Delta$ 。
- 2、 $\epsilon$ 、 $\sigma$ 下面加·代表这两个元音上面加 $\backslash$ 。
- 3、 $\epsilon$ 、 $\sigma$ 上面加··代表这两个元音上面加 $\prime$ 。
- 4、 $\acute{i}$ 、 $u$ 、 $\Delta$ 、 $\epsilon$ 分别代表 $\dot{i}$ 、 $u$ 、 $\epsilon$ 、 $\epsilon$ 下面加一小短横。
- 5、 $\acute{\omega}$ 代表 $\omega$ 上面加 $\prime$ ； $\grave{i}$ 代表 $i$ 下面加一小点； $\acute{o}$ 代表 $o$ 下面加 $\Delta$ ； $\acute{a}$ 代表 $a$ 上面加 $\bullet\bullet$ ； $\grave{a}$ 代表 $a$ 上面有 $\Delta$ ，下面有 $\bullet$ ； $\acute{e}$ 代表 $e$ 上面有 $\sim$ ，下面有 $\bullet$ 。
- 6、 $\acute{m}$ 代表 $m$ 上面加 $\sim$ ； $\acute{d}$ 、 $\acute{b}$ 分别代表 $d$ 、 $b$ 上面有一小短横； $\grave{h}$ 代表 $h$ 下面有一小短横； $\acute{h}$ 代表 $h$ 上面有一小短横； $\acute{d}$ 代表 $d$ 上面加 $v$ ； $\acute{t}$ 代表 $t$ 上面加 $\prime$ 。

## 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

# 目 录

- 侗傣族语言概论……………李方桂著 邢公畹编译 (1)
- 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谢 飞著 高尔锵译 (28)
- 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的联盟  
……………本尼迪克特著 罗美珍译 (45)
- 汉藏语系的“针”字……………张 琨著 张莲生译 (71)
- 汉緬语群藏语族概况……………西田龙雄著 谢广华译 (81)
- 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伊万诺娃著 许浩福译 (93)
- 独山话的塞音韵尾……………李方桂著 张均如译 (103)
- 暹罗话的jaai……………李方桂著 张均如译 (108)
- 瑶语勉方言中汉语借词的层次……………唐 纳著 贺嘉善译 (110)
- 苗瑶语藏緬语的鼻冠塞音声母——是扩散的结果呢，还是  
发生学关系的证据呢？……………张谢蓓蓓 张 琨合著 王辅世译 (142)
- 汉藏语系的“铁”\*QHLEKS字……………张 琨著 张莲生译 (161)

# 侗 傣 语 概 论

郝公瓛 综述

## 主要参考资料:

- 1) Fang-Kuei Li,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CL (中国语言学报) V, 1. No. 1 January 1973. 有梁敏同志译文, 见《民族译丛》1980.1.
- 2) Fang-Kuei Li, The Tai and The Kam-Sui Language, 见Lingua 14 (1965) pp. 118-179,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 Amsterdam.

## 0. 引 言

0.1 我们祖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据目前的初步统计, 有56个民族(全世界的语言估计在五千种以上)。对于这么多的民族语言和它们的方言, 我们的知识是极不完备的, 既没有彻底弄清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 也没有充分分析过它们的结构模式。

包括汉语在内的民族语文研究工作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我们有许多民族都有非常丰富的文献资料(包括本民族文字资料和历史资料)。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去进行专语研究、比较语言学研究 and 普遍语言学研究。我们的条件虽好, 但是我们的语言科学队伍并不壮大, 研究力量还很薄弱。这种情况, 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形势是不相称的。

0.2 我国流行语言的种类很多, 但从假定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看, 一般认为可以归纳为五大语系: 汉藏语系(Tibeto-Chinese family, 也称印支语系 Indo-Chinese family), 南亚语系(Austro-Asiatic family), 阿尔泰语系(Altaic family), 南岛语系(Austronesian family, 也称“马来·波里内西亚”语系 Malayo-Polynesian family) 和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family)。

汉藏语系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语系, 汉语又是其中最重要的语言, 最早的文字记录可以上推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 保存甲骨文及其他古文字的遗址的发掘工作仍然在继续中。其后各代的文字记录之丰富, 从全世界来说也是很少有的。

但我们所要研究的仅仅是汉藏系语言里的侗傣语族。

0.3 南亚语系包括门达语(Munda) 和孟·高棉语(Mon-Khmer), 有人也把越南语(Annamite) 包括在内。中国境内的崩龙语(Palaung)、佤语(Wa) 和沿滇缅边境上的其他一些语言。

这一语群无字调, 用前缀(Prefixes) 和中缀(infixes) 派生新词, 词干经常为单音节, 语句结构是: 主语+动词谓语+宾语。例如崩龙语无字调, 有许多作为前缀的字, 如: Pan-, ra- Kar, 但也有不成音节的前缀, 如: P-。譬如: yam “死”, p-yam “杀”, pan-p-yam “杀害、被杀害的人”。崩龙语还有一系列很特别的声母: hl-, hr-, hm-, hn-。

这个语音跟台语（包括壮语、布依语、傣语和国外泰语等）很相近。

0.4 阿尔泰语系的各语言在我国境内流行于新疆、经蒙古，到东北。并且像其他两个语系一样延伸到国境以外。阿尔泰语系向南延伸到小亚细亚，向东北延伸到西伯利亚，直抵北极海岸。

阿尔泰语系共有三个主要的语族：突厥语（Turkish），蒙古语（Mongolian），满、通古斯语（Manchu-Tungus）。这三个语族的语言结构、句法、词汇都很相似。在词法和句法中都专门使用后缀，这是这一语系的特点，所以词干总是在词的起头几的地方，后缀按固定的次序一个挨一个地连接起来。以突厥语为例：baba(父亲) -lar(复数)，-um(我们的) -ean(从我们的父亲们那里)。

0.5 南岛语系如台湾省高山族诸语言。

0.6 印欧语系如新疆省塔吉语及俄罗斯语。

从全国来讲，当然还有一些不属于五大语系的零星的语言。

## 1. 汉藏语系总论

1.1 汉藏系语言流行的地区很广，东起东北地区，西至新疆、西藏，经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直至东南沿海区域，包括台湾省和海南岛，并且延伸到国外的东南亚。

这一系语言的最大特点是用“字”作为音韵单位和构词单位。“字”这种语言单位，西方语言学家常常把它理解为“单音节化”(monosyllabism)。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因为它的特征不仅仅在于“单音节”，而在于它一方面有严格确定的长度大体一致的音韵结构面貌，一方面还具有字源学的和语法学的意义。这个语系的藏缅语族还有一些前缀，汉语和侗傣语族很早就大大使用前缀了。但是在原始汉藏语(Primitive Tibeto-Chinese)中很可能像古藏语那样使用过前缀、后缀(Suffixes)、元音变化(Vocalic Changes)、辅音交替(Consonantal alternation)来构成致使形式(Causatives)和名词变类形式(denominatives)以修饰词干(Stem)的意义。例如古藏语中“填充”这个词：nges-pa(现在式)，bkañ(完成式)，dʒa:ɪ(将来式)，Kho:(命令式)。这种构词法在这一语系的大多数语言里早已消失了。

我们说不能把“字”简单地理解为“单音节化”还由于字有字调。我们也可以说，字调体系(System of tones)是汉藏语系的另一个特征。早期汉藏语究竟有没有字调现在还不清楚，就是古藏语是否有字调也还是一个问题。可是现代汉语、侗傣语、苗瑶语以及好几种藏语都有字调，而且这些字调的演变都受声母性质的影响，一般认为这就是这些语言具有共同起源的最有力的证据。

原来的浊音声母的清化是汉藏系语言在音韵发展上的另一个共同特征，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方言都发生了这种演化。这种演化发生在绝大部分的汉语方言中，发生在差不多所有的侗傣族语言中，也发生在很多的藏缅族语言中。原来的浊音声母的痕迹反映在字调种类的演变上。

除此以外，汉藏语系还有许多共同的词汇，不过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现在还没有找出来。汉藏语系有四个主要的语族：汉语族，侗傣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

1.2 汉语族的概况，这里从略。下面先介绍侗傣语族的概况。

侗傣语族是就国内这一群语言来说的。在国际习惯上，“台语”(Tai language)这个

名称用来指泰语 (Siamese), 老挝语 (Lao), 掸语 (Shan), 西双版纳傣语 (Lu), 侬语 (Nung), 上语 (Tho), 壮语等。要是我们把“侬傣语族”改称“侬台语族”就可以包括国境以外的许多有关语言了。

“侬台语族”(Kam-Tai branch)的分析与归类是李方桂先生提出的,包括侬语和侬水语(Kam-Sui language)。侬水语和侬语的亲属关系很明确,但它们必定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从原始侬语(Primitive Tai)里分化开来、各自发展其特点了。侬水语和侬语的同异,可以用下例说明

“酒”	侬语 q'wau	k'wau	水语 q'au	k'au	莫语 k'au	佯黄语 lau	台 lau
“角”	侬语 pa'u	水语 pa'u	a'u	莫语 ka'u	佯黄语 pa'u	台 k'au	kau

1.2.1 侬台语族与汉语族的关系很密切,也有跟汉语“平”、“上”、“去”、“入”相似的四个调类。这四个调类又根据原来声母的清浊各分为两个声调。四个调类中根据汉语分舒声、促声的办法把带 -p, -t, -k 韵尾的字调另作一类,即入声。因此现代侬台族语言往往有八个声调。有时还由于元音长短不同又进一步发展为九个或九个以上的字调。

侬台语族有一系列前置声门塞音声母(Preglottalized Consonants),在原始侬语中仅限于 ʔb, ʔd, ʔj;但是,从侬水语群的材料看,前置声门塞音声母还要多些。有一些水语方言除了通常的 b, d, m, n, ŋ, ɣ 等之外,还有 ʔb, ʔd, ʔm, ʔn, ʔŋ, ʔɣ 等。

在泰语和广西武鸣、隆安壮语里还保留着像 kl-, pl- 之类的复辅音声母,但原始的浊塞音在现代的方言中都变成了清音。

侬台语族的语序跟汉语略有不同,例如汉语的“好人”,侬台语族说成“人好”。

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十三世纪的暹罗碑文。

中国大多数侬台语言都没有文字,只有云南的德宏傣语用从缅甸文演变来的掸文字母,西双版纳傣语用跟南部台文字母有关的一种字母,两者都是从印度字母演变来的。

现在把侬台语分为侬水和侬台两个语群叙述于下。

1.2.2 侬水语群流行于贵州东南部和广西北部的一些县分,可以再分成侬语、水语、莫语、佯黄语四个次群。四个次群都没有 kl-, pl- 之类的复辅音声母(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但过去必然有过。侬语和水语有一系列清化鼻音(Voiceless nasals),但在莫语和佯黄语中却消失了。在侬语和水语中有小舌塞音(如 [q]),根据李方桂1977年在台湾省出版的《水语研究》修改)和舌根塞音(如 [k]),同上)的区别在莫语中有舌面塞音(如 [tʃ])和舌根塞音(如 [k])的区别,但在佯黄语中却混淆了。另外还有一系列前置声门塞音声母,水语中最多,莫语和佯黄语中只有少数几个,侬语中一个也没有。

在侬水和侬台两个语群共有的许多语词中,这个语群显然把侬语中相应的短元音变成长元音。

1.2.3 侬台语群可以再分为三个次群。

(i) 北部语群,包括广西地区的武鸣话,贵州地区的布依语,如剥隘话,册亨话(Dioi),云南东南部的水户话,沙人话和泰国东北部 Nakhon Phanom 城一些村寨的石话(Saek)等。流行于海南岛北部临高、澄迈和琼山的黎语也属于这个语群,但海南岛中部和南部黎语与其他侬台语相比似有很大分歧。这个语群的特点是:没有送气清辅音 p'-, t'-, k'-, 保留原始 k'- 与 x-, g- 与 ɣ- 之间的区别;还保留原始 hr-, t'r- 等,现在说成 r- (武鸣), j- (田

系,按田州唐所置,今广西田阳), $\delta$ (贵州布依语), $\chi$ (迁江话即今来宾话),跟掸语、泰语、老挝语、依语等的 h- 对应。元音的发展也显示许多特点。

(ii) 中部语群,包括广西西南部的龙州话,天保(德保)话,云南南部广南、砚山的依语,还有在老挝和柬埔寨的白泰(Thai Blanc),依(Nung),土(Tho)等语。

(iii) 西南语群,包括国境外的泰语(Siamese),老挝语(Lao),掸语(Shan),阿含语(Ahom,曾流行于 Assam,现已消亡),国内的西双版纳、整董、德宏等地傣语。

从音韵上看,原始台语(Proto-Tai)的 'tr-,西南语群许多方言变 t-,如泰语 ta “眼”;中部语群许多方言变 t- 或 ð-,如龙州话 na “眼”,土语 t'a “眼”;北部语群许多方言变 t- 或 r-,如剥隘话 ua “眼”,武鸣话 ra “眼”(但石语变 pra)。原始台语的 pr-,西南语群许多方言变 t-,如泰语 ta:k “晒、晾”;中部语群许多方言变 p'- 或 t'-,如龙州话 p'jak “晒、晾”,土语 t'a:k “晒、晾”;北部语群许多方言变 t-, r- 或 pr-,如剥隘 ta:k “晒、晾”武鸣 rak “晒、晾”,石语 pra:k “晒、晾”。

1.3 苗瑶语族和汉语、侗台语族一样,都用“字”来作为语言结构单位,因此也有字调体系。苗、瑶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在对贵州南部的瑶语研究之后才明确建立起来的。贵州南部瑶语不像广东、广西、老挝、柬埔寨瑶语受汉语或台语的影响那么强烈。苗瑶语的语序跟侗台语相似。整个西南地区的山地居民中都有用苗瑶语的。苗瑶语解放前无文字。

1.3.1 苗语群流行于湖南西部和贵州大部分地区的山居人民中,部落名称各有不同。在广西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印度支那和泰国也有零星分布。苗语的特点是:辅音韵尾消失,字尾可能出现的仅有 -ŋ 和少量的 -n。声母有 k- 组、c- 组的区别。有一系列前鼻化辅音 mp', n:p', nt', nt', ŋk', t'k' 等;在苗地方还有唇齿复辅音声母 l', l'r-, n:p', mpr-, tl-, k'l- 等,一般有八个或更多的声调。

贵州东南部的“黑苗”语似乎是一个特别的次群,没有复辅音和前鼻化辅音声母,但有特别多的送气辅音 p', t', k', tɕ-, ɣ-, ʃ-, s-, ɕ-, l', m-, ŋ- 等。

1.3.2 瑶语群流行于广东西北部山区和贵州南部的部落名称各不相同的居民中;广西、云南、印度支那和泰国各地的山区也有零星分布。瑶语比苗语更好地保存了辅音韵尾: -m, -n, -ŋ, -p, -t, -k。字调调类从五个到八个或更多一些。瑶语受汉语和台语的影响很大,有的全部采用汉语或台语。

1.4 汉语、侗台语、苗瑶语三族之间有好些共同的特点,最明显的是语序:主语+动词谓语+宾语;这跟藏缅语族的语序:主语+宾语+动词谓语正好相反。汉语和侗台语的字调体系都由四个原始调类构成,苗瑶语的情况也是这样,要是把它们归为一个语族,似乎也有可能,因为所有的侗台语和苗瑶语在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和中国都有深远的关系和密切的接触,所以总称“中国语”(Sinitic)似乎也可以。

越南语也有可能包括在这个语群里,虽然它跟孟高棉语显得很相似。

1.5 藏缅语族(Tibeto-Burman)是汉藏语系里最明显地使用前缀,浊辅音和清辅音交替,并使用后缀(如古藏语)的一个语族。字调是由声母的清浊决定的,而且还受前缀的影响,但字调体系比起汉语、侗台语和苗瑶语来似乎要简单得多。

语序一般为主语+宾语+动词谓语。

藏缅语族由四个已知的分支构成。

1.5.1 藏语群主要流行于西藏和西藏并延伸到青海和四川西部。这个语群最早的记录从九世纪开始。藏文字母从印度字母的天城体(devanagari)演变而成,有大量文献,主要是佛经。

藏语可以分为几个主要的方言群：

(i) 西部方言，如巴尔梯、拉达克等。这些方言大量保留了前缀、复辅音声母和通常转写为 -b, -d, -g 的塞声韵尾。

(ii) 中部方言，包括拉萨方言，特点是前缀消失、复辅音简化，辅音韵尾消失。

(iii) 东部方言，包括康方言和嘉戎方言，特点是非常完整地保留了前缀和辅音韵尾。

(iv) 有一些使用于西藏南部边界的“藏·喜马拉雅”方言和北阿萨姆方言，以及使用于西康和青海的西番方言都属于藏语群。

(v) 与藏语有关的还有云南西北角的独龙 (Trung) 和怒 (Nung)，汉入称为曲子 (俅子)、怒子。独龙语跟尼泊尔方言一样，人称代词的缩减形式用来做动词的前缀和后缀以构成动词变化。如：

ŋa/ɣaŋ dza/k'ai①/tɕi-ŋ	我能吃<我/食物/吃/能
na/ɣaŋ dza/k'ai/no-tɕia	你能吃
ɣaŋ/ɣaŋ dza/k'ai/tɕia	他能吃
ʔiŋ/ɣaŋ dza/k'ai/tɕia-i	我们能吃
nen'iŋ/ɣaŋ ʔza/k'ai/no-tɕ'a-n	你们能吃
ɣaŋ niŋ/ɣaŋ dza/k'ai/tɕia	他们能吃

1.5.2 波多·那加·克钦语群 (Bodo-Naga-Katchin group) 的克钦语 (即“景颇语”) 使用于云南西北边境。

1.5.3 缅语群的“缅·库基·钦”，“老库基”等语大部分分布在缅甸和阿萨姆。

1.5.4 彝语群的彝语及其各方言流行于云南大部分地区，贵州西北部，四川和西康的西南部地区，并延伸于印度支那和泰国。

彝语有自己的一种独立的音节文字，主要用在宗教经典中。

麽些语 (即“纳西语”) 使用于云南西北部并延伸到西康。纳西有两种文字：一种是象形的，一种是像彝文那样的音节文字。

这个语群的特点是语音体系简化，辅音韵尾全部消失，复元音极少，一般有五个或六个字调，语序跟藏语相似。

民家 (即“白语”) 可能属于这个语群，但在词汇和语序上看来受了汉语的强烈影响。

## 2. 侗台语族

2.0 近些年来，人们对台语方言的研究，对原始台语 (Proto-Tai) 的构拟，对台语的分类，对台语和其他语群的关系的兴趣都增加了。李方桂《The Tai and the Kam-Sui language》这篇论文就是打算把台语和侗水语的亲属关系搞清楚。这里“台”这个名称是个狭义用法，是指关系比较密切的一群语言。这群语言可以试分为三个主要语支 (Subgroup)，北部台语 (Northern Tai)，西南台语 (Southwestern Tai)，和中部台语 (Central Tai)。而“侗水”群则包括四种语言：侗语 (Kam)，水语 (Sui)，莫语 (Mak)，佯黄语 (T'en)。侗语主要流行于贵州东南部沿湖南边界的玉屏、天柱、锦屏、黎平、榕江、从江等地，包括许多方言。水语也流行于贵州东南部，不过是沿广西边界的三合、都江②、榕江、从江、荔波

① 梁敏注：K'ai 似为 Kai 之误

② 三合、都江今合为三江侗族自治县。



等地，也包括许多方言。莫语只流行在荔波西北的几个村寨，侗黄语只流行在贵阳南边惠水县的几个村寨里。1943年，李方桂在写《莫语记略》时就已经指出侗水语肯定跟台语有亲属关系，但有很多不同之点，形成不同的一个语群。李氏迟至1965年才写出前述文章来证明这一论点。

2.1 关于台语分类问题，特别是北部台语，仍然有些不同看法。李氏指出北部台语（即贵州省依语，广西壮语等）尽管在音韵特征上跟其他台语稍有不同，但总地看来却显示了很强的一致性，似乎不能跟侗水语那样形成一个不同的语群。李氏这篇论文中提供了一些以前没有利用过的侗水语材料。

李氏说：“可惜侗语材料现在还没有利用上，这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把它放在我的田野工作调查报告里。”李氏把有关材料列成一个对照表，包括三种水语：利岩方言（荔波水岩、水利两个村寨的方言），榕江方言，水獭（Pyo，在三合县）方言；莫语；侗黄语<sup>①</sup>。这些语言形成一个语群，我们暂时可以把它称为“水语群”，而不称为侗水语比较好些，因为这里没有包括侗语材料，所论未必能适合于侗语。还包括三种台语材料，暹罗话（Siamese，或称标准泰语），代表西南台语；龙州话，代表中部台语；还有剥隘话，代表北部台语。这些台语用来跟水语相比较以显示其异同。莫话，侗黄话，龙州话，泰语，剥隘话元音都长短；三种水语不分。词与词干的意义解释力求简短，只想使它能囊括所举各词。那些见于合词或词组中的词或词干对照表也收进了，但篇幅不允许全部列出这些合词或词组。

2.2 表的前头部分（词号1—58）显示了水语和台语之间词汇上的差异。莫话跟侗黄话只是在词形上零星地显示出跟台语有关系，如莫话（词号6, 21, 22, 35, 48, 49），侗黄话（词号3, 33）。莫话和侗黄话的说者跟北部台语说者在生活上经常有接触，语言上也有掺和。有些词形可以认为是从台语输入水语的。同样一些词形输入水语的情况并不一致，这一事实说明这种输入是每个方言分别进行的，而且是比较晚近的时候才进行的。剥隘话也同样有一些词形（词号2, 36, 43），似乎跟水语有关系。总地看来，水语和台语之间有一部分基本词汇是很不相同的。北部台语不能从台语群分开，象水语那样看做独立的一个语群。

2.3 表中其余部分各词形可以假定为两个语群所共有的同源词。其中有一部分显示了許多语音上的相似性，而另一部分则有强烈的差异性。在某些情况中，它们是不是同源词还是一个疑问。除非这两个语群之间的比较音韵学（Comparative phonology）完全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些疑问是不能消除的；李氏说：“而这些只能留给各个读者去判断了。”

表里的词形是根据它们的对应字调排序的。李氏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研究这些字调是怎样相对应的。当然，其他音韵方面的各种特点，这篇文章也讨论到了。李氏希望侗水语和台语进一步的比较研究能在最近的将来做出来。

2.4 水语群每一种方言都有六种字调。字调用五度制声调符号的数码标写。根据它们跟台语群各方言的字调对应关系则有八类，李氏分别标为A<sub>1</sub>, A<sub>2</sub>, B<sub>1</sub>, B<sub>2</sub>, C<sub>1</sub>, C<sub>2</sub>, D<sub>1</sub>, D<sub>2</sub>。但根据汉台两语的“关系字（如早期借字，可能的同源字等）的比较研究，李氏的A<sub>1</sub>, A<sub>2</sub>相当于汉语的阴平，阳平；李氏的B<sub>1</sub>, B<sub>2</sub>相当于汉语的阴去，阳去；李氏的C<sub>1</sub>, C<sub>2</sub>相当于汉语的阴上，阳上；李氏的D<sub>1</sub>, D<sub>2</sub>相当于汉语的阴入，阳入。

利岩方言的水岩寨阴平是个低平调(11)，水利寨则略升。表中所列的是水岩形式。莫话阴平以不同的音韵条件分化为13和24两调，所有的浊塞音、送气塞音、擦音、鼻音中从原始

<sup>①</sup>后面我们给李氏的对照表增加了榕江侗语（简称“侗榕”）和锦屏九寨高坝坝词（简称“侗锦”）的对应词，以补充李氏材料之不足。

水语  $^h m-$ 、 $^h n-$  等来的、和次浊音（比如  $l$ ，从原始水语  $*xl-$  来）归 13 调；不送气塞音，声门化塞音（Pre-glottalized stops）、鼻音（从原始水语  $*^h m-$ 、 $*^h n-$  等来的）和擦音（比如  $s-$ ，从原始水语  $*ts-$  来）归 24 调。佯黄话阴平分化为 13 和 35 两调，音韵条件不明，但 35 调在佯黄话照例是代表阳平的，在没有得到进一步研究结果之前，我们在这里只简单地把 35 看做阳平调。阴入和阳入是带塞音尾的字。莫话和佯黄话的阴入都根据元音长短又分化为两类，因为莫话、佯黄话是元音分长短的语言。长元音莫话记为 44，佯黄话记为 22；短元音两种语言都记为 35。但要注意这两种语言元音长短并非经常都是对应的，而且跟台语群的元音长短也并非经常对应的。台语群有自己的变化（Variations）。这种元音长短的变化，对构拟原始水语和原始台语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表中个别方言也还另外有些零星的不规则情况。

水语群声调对应表<sup>①</sup>：

	利岩	榕江	水婆	莫	佯黄
阴平	11	13	13	13或24	13或35
阳平	31	11	31	31	35
阴上	44	44	44	44	22
阳上	52	31	52	31	31
阴去	35	35	35	35	44
阳去	55	55	24	24	53
阴入	35	35	35	44或35	22或35
阳入	52	31	31	31	31

2.5 关于台语群声调对应，到现在为止，研究工作做的还很少。现在把泰语、龙州话、剥隘话三种语言的声调对应情况列表于下：

	泰	龙州	剥隘
阴平	33或24	33	24或31
阳平	33	31	55
阴上	41	24	44
阳上	453	21	33
阴去	22	55	22
阳去	41	11	31
阴入	22	55	22或55或44
阳入	41或55	31	31或44

泰语阴平的分化条件是原始台语不送气清塞音和声门化塞音声母变 33，别的原始台语清

① 既然我们在李氏原表（见本文《B、侗台语音韵比较表》）里增加了“侗榕”、“侗锦”两种材料在这里我们就增加一个《莫家、侗榕、侗锦声调比较表》如下：

	莫家	侗榕	侗锦		莫家	侗榕	侗锦
阴平 1	13或24	55	45	阳去 6	24	33	44
1'		35	11	阴入 7 I	44或35	24或323	33
阳平 2	31	212或11	22	7 II		13	13
阴上 3	44	24或323	33	7' I		55	55
3'		13	23	7' II	35	24	
阴去 5	55	53	55	阴入 8	31	31	24
5'		453	24	8'		21	31

声母变24,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剥隘话阴平分化条件是原始台语声门化塞音和声门塞音声母变31,其余原始台语清声母变24。剥隘阴入分化三个形式:一部分是由于元音长短,长元音变22,短元音变55,要是遇到来自原始台语声门塞音或声门化辅音的声母,其短元音则变44。泰语与剥隘话阴入的分化也是根据元音长短的,泰语长元音变41,剥隘长元音变31;泰语短元音变55,剥隘短元音变44。我们在这里再说一遍:三种台语在元音长短方面并不是经常一致的。

2.6 按照中国传统音韵学的办法,把字调区别为阴阳两类,如:阴平、阴上、阴去、阴入和阳平、阳上、阳去、阳入,这是由于四类字调受声母清浊影响而产生的演化:清声母(包括声门塞音和声门化塞音等)反映为阴调类;浊声母反映为阳调类。我们已经说过,个别的一些方言对不同的辅音类有一些特殊的音韵规律,这是必须重视的,但总的说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论看做一条研究工作上可以接受的假设。

2.7 查阅第3部分《侗台语音韵比较表》,把水语群和台语群的字调对应加以比较,就知道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水语群的阴平、阳平、阴上等调类跟台语群的这些调类是互相对应的。可是也有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水语群的阴平跟台语群的阳平相对应,也有相反的情况,同样,也有阴去对阳去或相反的情况,也有阴入对阳入或相反的情况。还有少数情况是:水语群的阴去或阳去跟台语群的阴平相对应,水语的阴上跟台语的阴平或阳平相对应,水语阴去对台语阴上,水语阴上或阳上对台语阴去或阳去等等。这就是说,平、上、去、入四个调类对这两个语群全体来说都是稳定的,不过在阴阳两类之间也常有不稳定的现象。要是我们根据声母来解释这些不稳定现象,那就意味着两个语群的清声母和浊声母之间有不稳定的现象。但是这样的解释引用起来必须小心,因为许多影响声调发展的因素,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这些不稳定现象不是只见于这两个语群之间,就是在水语群和台语群本身之内也可以找到。因此,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遍及两个语群的共有现象(比较古藏语和汉语同源词的辅音清浊交养现象)。这似乎说明曾经有过一种古老的“构词音韵学”方法(morphophonological Process),而现在在所讨论的所有语言里都已经消失了。

下表所列是水语群中一些值得注意的不稳定类型(这只是一个简表):

利岩	榕江	水婆	莫	侂黄	例子	注
阴平	阴平	阴平	阴平	阳平	词号32, 45, 56, 76, 77, 82-84, 88, 89, 91, 96, 97, 103, 105, 106, 112, 116, 117(水婆阳平), 142, 143, 145, 146, 148-151, 153-155(水婆阳平), 157(水婆阳平), 162。	侂黄与剥隘一致: 76, 77。 侂黄与龙州一致: 149 侂黄与台语群一致: 142-143, 145-146, 148-151, 153-155, 157, 162。
阳平	阳平	阳平	阴平	阴平	词号119, 124, 125。	侂黄与剥隘一致: 119。侂黄与台语群一致: 124, 125。
阳平	阳平	阳平	阴平	阳平	词号38(利岩阴平), 140, 133, 137。	莫话与两个语群都不同。
阴上	阴上	阴上	阴上	阳上	词号44, 48, 169, 214, 232, 241, 242, 260。	侂黄与台语群一致: 260。1
阴上	阳上	阳上	阴上	阳上	词号251-253, 256, 259。	英语与泰语、龙州一致: 251-252。莫话与台语群一致: 253。
阴去	阴去	阴去	阴去	阳去	词号195。	侂黄与剥隘一致。
阴入	阴入	阴入	阴入	阳入	词号323。	侂黄与台语群一致。
阴入	阴入	阴入	阴入	阴入	词号301, 302, 314。	侂黄与台语群一致: 301, 302。

伴黄语的发展似与水语群的其他语言背道而驰，但有一些例子却与台语群，特别是剥隘，一致。

台语群不稳定现象见下表：

泰	龙州	剥隘	例子	注
阴平	阴平	阳平	词号47, 76, 77, 85, 87, 104, 107, 120, 166。	剥隘与伴黄一致：76, 77。剥隘与水语群一致：107。
阴平	阳平	阳平	词号55。	
阳平	阳平	阴平	词号143, 147, 149。	剥隘与利岩、榕江、莫一致：143。 剥隘与利岩、榕江、水婆、一致：149。 剥隘与水语群一致：147。
阴上	阴上	阳上	词号249, 251, 252。	剥隘与利岩、榕江、水婆、伴黄一致。
阴去	阴去	阳去	词号195, 197, 198, 200。	剥隘与伴黄一致：195。剥隘与水语群一致：197, 198, 200。
阴入	阴入	阳入	词号307, 308。	剥隘与水语群一致。
阴入	阴入	阴入	词号304。	剥隘、龙州与水语群一致
阳入	阳入	阴入	词号325。	剥隘与利岩一致。

剥隘话的发展似乎与其他各台语背道而驰，倾向于跟水语群一致。在词形的字调对应表中，我们取水语各方言和泰语作为标准，把这些不规则情况（当然是分散的）集中在这里是为了另一个目的。

从水语群或者台语群本身看，象平变上，上变去等等调类之间改变情况是很少见的。在水语群中，词号102, 118, 121莫话是阴上，而其他水语方言却是阴平或者阳平；词号170莫话是阴平，而其他水语方言却是阴上；词号198伴黄话是阳平，而其他水语方言却是阳去；在台语群内部，词号211剥隘是阴去，而其他台语方言却是阴上；词号215剥隘是阴上，而其他台语方言却是阴去；词号170龙州是阴去，而其他台语方言却是阴平；词号214龙州是阴上，而泰语却是阴去等等。在这样一些不规则的调类交换中，可以看出是台语影响了水语或者相反。

这里所提供的材料是按字调对应关系排列的，因为李氏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字调。要是把这些材料按照声母或韵母重新排列，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对应梗概，这可以写成另一篇论文。李氏这篇论文对此提出一些综合性看法，藉以搞清楚这两个语群的亲属关系。一方面为水语群，另一方面为台语群构拟出原始语（prolanguage）来，也并不是太困难的事，虽然事实上还有一些不能确定的、有争论的领域。可是打算构拟一种包括两个语群在内的原始语却有相当大的困难。在这一方面所完成的尝试似乎是主要以西南支台语为基础的构拟体系的特定修改。在把水语群和台语群联合起来作进一步比较之前，这种特定修改体系分别跟水语群和台语群进行比较似乎是很有用的。一个语群可以把对另一个语群的比较研究的路子显示出来。这首先对保持分离的两个语群都是很有启发作用的。

2.8 下面所说的是两个语群之间的重要分歧：

2.8.1 水语群有一组浊塞音 b- 和 d-（伴黄 ?b- 和 ?d- 或 z），跟声门化塞音 ?b- 和 ?d-（伴黄 t- 和 l-）有区别，看词号1, 59, 142, 143, 144和24, 25, 26, 27, 69, 85, 178, 229, 278, 289。这些似乎是水语群的特殊发展，台语群对于这些另有一类对应。所以现在还很难断定水语群

和台语群是从哪一类原始形式发展出来的。所以现在还很难断定水语群和台语群是从哪一类原始形式发展出来的。佯黄话在语音上跟其他方言不同，仍然保持了一种区别。就我的回忆，侗语是没有参加浊塞音的发展的。

2.8.2 可以构拟为原始台语 \*ʔd- 的声母，在水语群至少可以有三个原始形式跟他相对应：

1) 可所构拟为原始水语 \*ʔd- 的，词号 66, 68, 230, 231, 290, 291。

2) 可以构拟为原始水语 \*ʔl- 的，词号 67, 269。

3) 可以构拟为原始水语 \*ʔn- 的，词号 70, 71, 191。

2.8.3 原始台语里有两套鼻音声母，一套是浊的，一套是清的。而原始水语里却有三套，一套是浊的，一套是清的，一套是声门化的。这三套声母在莫话和佯黄话里都已经消失，但是它们相区别的痕迹在莫话的声调发展上仍然可以找到，例如，原始水语声门化鼻音阴平调以 24 表示，看词号 70, 71, 80, 89，清鼻音阴平调以 13 表示，看词号 81, 99, 147。水语的鼻音 ŋ，台语常以 h- 对应，比较词号 199 和 250；而清 ŋ- 似乎很不规则，比较词号 99 和 186。

2.8.4 水语群有一组送气塞音 pʰ-, tʰ-, kʰ- 等，但这样声母的字为数很少，它们也并不经常跟台语送气声母一致。台语常代以不送气。佯黄话里有一大批 tʰ- 声母的字，但大部分都是原始水语 \*s- 和 \*z- 的第二期发展。

2.8.5 原始台语舌根音根水语群有五种对应。这就给原始水台语 (nrotai-Sui-Tai) 的构拟工作带来一种非常有趣但非常复杂的任务，这只能经过声母及其分布的系统研究和一种原始水语体系的理论才能搞清楚。水语方言的声母区别舌根音和后舌根音（或称小舌音），而莫话和佯黄话却没有这种区别，但留下了它的反映。这就可以安全地假定原始水语体系里有舌根音声母，也有后舌根音声母。

以下所述只是一些设想：

1) 原始台语舌根音：原始水语后舌根音。词号 74, 104, 188, 189, 190, 272 似乎在说明一个原始水语的后舌根清塞音 \*ʔ-；词号 241, 242, 281，似乎在说明一个原始水语后舌根清擦音 \*ʃ-；词号 158, 159, 195，似乎在说明一个原始水语后舌根浊擦音 \*R-，这个音莫话用 g- 表示，佯黄用 ʔ- 表示（195 是不规则的），而词号 251 或者是一个原始水语浊塞音 G-，这个音水婆和莫话由于后面跟的是前元音而用顎化形式表示，佯黄还是用 ʔ- 表示。

2) 从词号 103, 105, 106, 123 看，水语群这里显示了 c-（利岩），k-（莫），p-（榕江，水婆，佯黄）之间的交替。莫话在词号 106 中由于后随前元音，还是用顎化形式表示。可是在现代任何一个水语方言里都没有唇化的后舌根音，这一组音可能是它们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看下文。

3) 水语群表现为舌根音的，莫话和佯黄话有时表现为顎化形式，而榕江和水婆则有时表现为舌尖塞音，词号 96, 97, 101, 133, 134, 135, 181, 184, 234, 236。而在台语这一组声母似乎用不同的音组成复辅音来表现，但是现在还不能肯定它们是原始舌根音还是原始后舌根音，后头跟上一个次浊音 (liquid) 还是 -w-。这个问题在我们考虑别的复辅音的不同音类以前，是不能满意解决的。这在台语群一般用 j-, h-, w-, 或 r- 来代表

4) 水语群有舌面前 (prɑŋ-a'a'a) 塞音，塞擦音，擦音（包括 j-），词号 115, 116, 121, 138, 162, 163, 166, 246, 247, 316。这群声母似乎在说明：根据后随的是前元音还是 -j- 而有一些从舌根音或者后舌根音来的顎-j- 化形式，-j- 现在多半都已消失。

5) 水语群有各种类型的舌尖前擦音，似乎在说明原始水台语里还有新的一组声母，也许是一组舌面音 (pa'a'ai)，词号 111, 112, 113, 140, 160, 161, 192, 198, 204, 243, 244，

根据前述五组对应，看来可以给原始水台语至少假设两组声母，一组是舌面音，一组是舌根音，因为3)和4)两组词项似乎是有条件的发展 (conditioned developments)，词项2) 可以看作水语kw-这一形式如何处理，看来不必形成特殊的一类唇化舌根音 (labio-velar)。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篇序论性的文章里不能详细讨论。这里所谈的设想如果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一定是水语和台语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2.8.6 有些语言出现在声母后的半元音-w-和-j-可能有过很广泛的分布。在现代台语里，-w-普遍保存于舌根音后，但-j-却一般都消失或元音化了，除非在借词里或者是辅音后次浊音失去之后的第二期发展。在水语群中，这些半元音也有消失的趋势。榕江水语比其他方言保存得多些。有些迹象表明这些半元音并不象现在这样仅限于出现在某些声母之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假说 (assumption)，因为它可以用来解释两个语群中许多的元音对应情况。用不多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虽然其细节还有待于将来的分析研究。

我们假设在原始水台语里有\*ja和\*jaa，象举例子词的词号146和174。在水语群中辅音后的-j-在唇音后保持，但长a和短a的区别消失了 (都变成长音)。所以在水语群利岩方言里，我们就有了mja和ʔoja等等。在水婆方言里，-j-元音化，元音a弱化 (reduced)，比如，miə和ʔbiə；莫话则进一步同化 (assimilation) 为nii和ʔii。台语群-j-元音化并同化于后元音，比如泰语\*mja > \*nuu > nuu, \*ʔjaa > ʔua, 龙州 nuu和nuu, 剥隘 nuu都经过进一步同化。同样，词号125是原始水台语的\*ʔljaan, 利岩变njan, 佯黄变njaan, 水婆变nʔa, 莫话变nii, 泰语变duan, 龙州变duu, 剥隘变nuu。

在现代水语不出现-j-的情况下，还得假设一个-ɨ-。这个-j-在某些声母后失去。比如词号140, 155, 195可以假设从原始水台语\*ɨja, \*ɨjaan和\*Rjaaŋ/xjaaŋ来的，在利岩方言里失去-j-，变sa, ɨa, Rɨ, 但在泰语里经过-j-的元音化和同化变ɨʔua, ruu, ɨʔua, 同样，在龙州变ɨua, nuu在剥隘变huu, luu, haŋ。这里剥隘的形式必须解释为在某些条件下较早地失去-j-。

在原始水台语里还同样可以假设一个-w-，如词号84为\*swaaŋ, 词号310为\*ɨwak。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假设一个-wj-，象词号83是\*swjaan。

这里的一切设想只不过是解决台语和水语里元音上的困难问题，都要进一步研究。

李氏说：这篇论文对原始台语元音体系的构拟，其基础仅仅是西南台语，不仅不能妥善处理北部台语元音体系，即令对中部台语也会导致一些困难。

## 3、闽台语音韵比较表

	利岩	榕江	水溪	英	作贡	紫	龙州	制榕	制儒
1、男人	ban(11)	ban(13)	ban(13)	baan(13)	ʔbaan(13)	tɛ'aai(33)	teaaɪ(31)	paan(55)	waan(45)
2、少女	ʔbjak(35)	biək(35)	ʔbiak(35)	ʔbiik(44)	mjuak(22)	saau(24)	ʔaau(33)	maai(31)	ljet(33)
8、菜,井	ʔban(35)	ben(35)	ʔben(35)	ʔben(35)	moo(44)	boo(22)	boo(55)	muk(44)	
4、穰	pja(55)	fa(55)	fuə(24)	va(24)	—	ram(33)	ʔam(31)	moo(22)	moo(53)
5、欧	pjam(44)	pjam(44)	pue(24)	—	—	ham(41)	t'am(24)	lam(55)	pa(44)
9、耕	pjam(11)	pjam(13)	pjam(13)	vək(35)	pam(13)	fak(55)	fak(31)	lam(44)	te(55)
7、近	p'jai(35)	p'jai(35)	p'jai(35)	p'jai(35)	—	kai(41)	k'jau(24)	pam(23)	ɣm(33)
8、舌	ma(31)	ma(11)	ma(31)	ma(31)	ma(35)	lin(453)	linʔ(21)	pjam(55)	ɣm(45)
9、虎	mum(52)	mum(31)	mum(51)	mum(51)	məm(31)	sua(24)	ʔu(33)	tan(31)	ɣi(24)
10、鱼	mum(55)	mom(55)	mom(24)	mum(24)	məm(51)	ma(24)	ʔja(33)	ma(212)	ma(22)
11、菜	ʔma(11)	ma(13)	ʔma(13)	ma(24)	ma(13)	p'ak(44)	p'jak(55)	məm(31)	mɣm(31)
12、蛇	fui(31)	hui(11)	hui(31)	zui(31)	t'uei(35)	pu(33)	pu(31)	pa(55)	ta(45)
13、坐	fui(55)	hui(55)	hui(24)	zəi(24)	t'uei(53)	—	naŋ(11)	ma(55)	ma(45)
14、树叶	wa(35)	wa(35)	va(35)	va(35)	wa(44)	hai(33)	baŋ(33)	su(212)	h(22)
15、羽翼	wa(35)	va(35)	va(35)	va(35)	—	piik(22)	fui(44)	pa(55)	pa(55)
16、虫	ta(11)	fa(13)	ta(13)	nen(13)	—	noon(24)	noon(33)	pa(55)	pa(55)
			nui(31)	mui(31)	—	—	—	nun(24)	nun(45)
17、中间	ta(35)	ta(35)	ta(35)	ta(35)	ta(44)	klaŋ(33)	kjaŋ(33)	nui(212)	nɪ(22)
18、过	ta(55)	ta(55)	ta(24)	t'a(24)	ta(53)	kwa(22)	kwa(55)	ta(35)	ta(55)
19、满	tik(35)	tik(35)	tik(35)	tik(35)	tiek(22)	tem(33)	tim(33)	ta(33)	ta(41)
20、抱	tjaŋ(35)	tjaŋ(35)	tjaŋ(35)	taŋ(35)	tjaŋ(41)	ʔim(22)	ʔim(55)	tik(323)	ɣm(31)
21、拾	tjuŋ(13)	tjuŋ(13)	tjuŋ(13)	tom(24)	—	ʔuam(24)	ʔuam(33)	taŋ(53)	taŋ(55)
						iecm(24)	iecm(33)	tuŋ(55)	ʔəŋ(55)

	利岩	榕江	水婆	英	侬黄	葵	龙州	剥壁	侬榕	侬帽
22、波	te(44)	te(44)	te(44)	tak(35)	—	tak(22)	tak(55)	tak(55)	tak(55)	twt(33)
23、长久	tjaŋ(11)	tjaŋ(13)	tjaŋ(13)	—	—	naən(33)	—	naən(55)	təŋ(55)	təŋ(45)
24、香	daŋ(11)	daŋ(13)	daŋ(13)	daŋ(13)	—	floom(24)	floom(33)	floom(24)	təŋ(55)	təŋ(45)
25、柴	djet(35)	djet(35)	djet(35)	dit(35)	zet(35)	furun(33)	furn(31)	furn(55)	fwt(55)	fwt(55)
26、买	djai(44)	djai(44)	djai(44)	dai(44)	zei(22)	suu(453)	ʃuu(21)	ʃu(33)	ʃwi(323)	ʃwi(33)
27、身体	den(11)	den(13)	den(13)	dun(13)	zen(13)	raəŋ(41)	daəŋ(33)	naəŋ(31)	əən(35)	jyn(11)
28、名	ʔdan(11)	den(13)	ʔdan(13)	ʔdaən(24)	laən(13)	tɛ'w(41)	—	ɛw(31)	k'waan(55)	tan(45)
29、肉	nan(52)	nan(31)	nan(52)	naən(51)	naən(31)	nua(453)	nuu(21)	nə(31)	naəŋ(31)	nan(31)
30、母	nɪ(52)	nɪ(31)	nɪ(52)	nei(51)	nei(31)	me(41)	me(11)	mɛ(31)	nəi(31)	nɪ(44)
31、有	ʔnaŋ(11)	naŋ(13)	ʔnaŋ(13)	naŋ(24)	me(35)	mi(33)	mi(31)	mi(55)	me(212)	me(22)
32、河	ʔnɛ(11)	nɛ(13)	ʔnɛ(13)	nɪ(24)	nɛ(35)	t'a(41)	ta(11)	ta(31)	nə(55)	nə(45)
				t'a(24)						
33、背	lai(11)	lai(13)	lai(13)	lun(31)	laəŋ(13)	laŋ(24)	laŋ(33)	laŋ(24)	laai(212)	lɛn(22)
34、肚	loŋ(31)	loŋ(11)	loŋ(11)	loŋ(31)	loŋ(35)	t'ɔŋ(453)	toŋ(21)	tun(33)	loŋ(212)	tur(33)
35、鱗甲	ken(35)	djen(35)	djen(35)	kat(35)	ken(44)	klit(22)	kit(55)	teet(55)	k'wen(53)	t'v(55)
36、帽	k'et(35)	ʃat(55)	ʃet(35)	lut(35)	ʃet(35)	k'raən(453)	k'jaən(21)	tɛik(55)	k'wot(35)	t'v(24)
						klit(44)			soi(212)	
37、尾	zet(52)	ʃet(52)	ʃet(31)	ʔɛt(35)	t'et(31)	ʃaəŋ(24)	ʃaəŋ(33)	luuŋ(24)	set(55)	hvt(55)
				zui(35)						
38、二	ʔa(11)	ʔa(11)	ʔa(31)	ʔa(13)	za(35)	soŋ(24)	ʃooŋ(33)	ʃooŋ(24)	ja(212)	ja(22)
39、田	ʔya(35)	ʔya(35)	ʔya(35)	ja(35)	za(44)	na(33)	na(31)	na(55)	ja(53)	ja(24)
40、丈夫	ʔye(11)	ʔye(13)	ʔye(13)	—	—	p'ua(24)	po(11)	—	səau(31)	hau(31)
41、蔑	ka(11)	ka(13)	ka(13)	ga(13)	ʔa(13)	het(22)	vit(31)	let(55)	la(212)	ʔa(22)
42、皮	ra(11)	ha(13)	—	de(13)	—	naŋ(24)	naŋ(33)	naŋ(24)	pi(212)	ja(22)
43、黄	ʃən(44)	ʃən(44)	ʃən(44)	ʃən(44)	ʃən(22)	laŋ(24)	lɛŋ(33)	heen(44)	maan(13)	tʃi(22)
44、内	ʔau(44)	rau(44)	rau(44)	haau(44)	xau(31)	nai(33)	da(33)	na(31)	ʔəu(31)	man(13)
45、药	ha(31)	ha(11)	ha(31)	za(31)	t'a(35)	ja(33)	ja(33)	ʃi(31)	ʔəm(323)	ʔəu(31)
46、根	haŋ(11)	haŋ(13)	haŋ(13)	kun(35)	t'aŋ(13)	raək(41)	laək(31)	laək(31)	səəŋ(35)	ʃa(22)



	利岩	榕江	水婆	莫	伴英	泰	龙州	利益	何裕	何柳
47、婿	hau(54)	hau(31)	hau(52)	zau(51)	t'au(31)	k'ei(24)	k'uui(33)	kuui(55)	sau(31)	hau(31)
48、轻	za(44)	za(44)	za(44)	?bau(24)	?za(31)	bau(33)	bau(33)	mau(31)	t'at(55)	ta(13)
49、屋	zot(35)	zot(35)	zot(35)	?dau-?dai (24-35)	—	daau(33)	daau-di (33-35)	naau-nii (31-22)	pet-men (35-55)	fiy(55)
50、问	sai(44)	sai(44)	sai(44)	saai(44)	sje(22)	t'aam(24)	t'aam(33)	saam(24)	nat(32)	hai(33)
51、走	sam(47)	sam(44)	sam(44)	saam(44)	sjaam(22)	deon(33)	p'jaat(24)	p'jaal(44)	t'aam(13)	lam(13)
52、登	sa(35)	sa(35)	sa(35)	sa(35)	ts'a(44)	k'un(44)	k'un(24)	huu(44)	t'a(45)	ta(24)
53、在	nau(55)	nau(55)	nau(24)	naau(24)	njaau(53)	ju(22)	ju(55)	ju(22)	kon(212)	nau(44)
54、你	na(31)	na(11)	nie(31)	?ŋ(31)	nja(35)	muŋ(33)	mau(31)	muŋ(55)	na(212)	na(22)
55、是	cin(11)	njon(13)	pen(13)	fin(13)	xwen(13)	pen(33)	pin(31)	pan(55)	laaŋ(32)	ei(55)
56、重	zan(11)	zan(13)	zan(13)	zan(13)	?zan(35)	nak(22)	nak(55)	nak(55)	t'an(35)	ʔvn(11)
									nam(57)	

### 3.2 阴平—阴平

57、去	pai(11)	pai(13)	pai(13)	paai(24)	paai(13)	pai(33)	pai(33)	pai(24)	paai(55)	pai(45)
58、末端	p'o(11)	p'i(13)	p'e(13)	p'e(13)	p'e(13)	plai(33)	p'jaai(33)	p'jaai(24)	p'e(35)	te(11)
59、年	be(11)	be(13)	be(13)	be(13)	?be(13)	pi(33)	pi(33)	pi(24)	pin(212)	pin(22)
60、薄	?baŋ(11)	baŋ(13)	?baŋ(13)	?baaŋ(24)	maŋ(13)	baaŋ(33)	baaŋ(33)	mecŋ(31)	maaŋ(55)	naŋ(45)
61、外公	ta(11)	ta(13)	ta(13)	ta(24)	ta(13)	ta(33)	ta(33)	ta(24)	ta(55)	?u(55)
62、死	tal(11)	tai(13)	tai(13)	tai(24)	tai(13)	taai(33)	haai(33)	taai(24)	ta(55)	tyf(45)
63、脚	tin(11)	tin(13)	tin(13)	tin(24)	tin(13)	tin(33)	—	tin(24)	tin(55)	tun(45)
64、门	to(11)	to(13)	to(13)	to(24)	to(13)	pratu(33)	tu(33)	tu(24)	to(55)	to(45)
65、脐	?da(11)	dwa(13)	?dwa(13)	?dwa(24)	lja(13)	sad(33)	—	nuu(31)	pio—lio	fi—tu
66、好	?dai(11)	dai(13)	?dai(13)	?dai(24)	laai(13)	di(33)	dai(33)	ni(31)	(55-55)	(55-33)
									laai(55)	lut(45)